

# 從清華簡談到周代黎國

李學勤

清華簡中有一篇原題《郟夜》，我曾有小文介紹，〔1〕說明簡文“武王八年，征伐郟(耆)，大戠(戠)之”，即《尚書·西伯戠黎》一事。“郟”讀為“耆”或“黎”，古書或作“鬻”、“飢”、“隗”等。“戠”訓勝、訓克，從而《史記·周本紀》作“敗耆國”，《殷本紀》則說：“西伯伐飢國，滅之。”周朝建立以後，仍有黎國存在，其為商末黎國的延續，還是周王所新封，文獻沒有記載，這正是本文想提出討論的問題。

2006年1月至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該省東南部的黎城西關村發掘了一處西周墓葬群，〔2〕其間中型墓M8所出青銅器鼎、甗屬西周晚期，銘文作器者係楷侯之宰。山西的學者據此指出，“楷”通讀為“黎”，楷侯就是黎侯。〔3〕這一發現非常重要，足以印證黎國的地理位置，並糾正我過去有關楷器的一些推想的失誤。〔4〕

首先要說，把銘文中的“楷”讀為“黎”，是妥當的。“楷”原作“楷”，有時也寫作“虐(皆)”，本來是以“几”為聲的，這一點已有學者作過詳細分析。〔5〕“楷”和“飢”、“隗”均係見母脂部字。清華簡“郟”從“旨”聲，“旨”在章母脂部，也從“旨”的“耆”在群母脂部，“黎”則是來母脂部。當然，僅從音近通假論證是不夠的，關鍵還在楷器的出土地點。

---

〔1〕李學勤：《周武王、周公的飲至詩歌》（刊出時改題《清華簡〈郟夜〉》），《光明日報》2009年8月3日。

〔2〕張崇寧、楊林中：《山西發掘黎城西周墓地》，《中國文物報》2007年4月25日。參看《中國考古學年鑒2007》第172—173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3〕高智、張崇寧：《西伯既戠黎——西周黎侯銅器的出土與黎國墓地的確認》，《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34期，2007年9月。

〔4〕李學勤：《著簋銘文考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又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5〕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193—201頁，綫裝書局2007年。

黎國的地理位置從來有兩說。《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下引應劭云：“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左傳》宣公十五年杜預注也說：“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這一地點在今長治西南。《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孔傳“黎在上黨東北”，又引《括地志》云：“故黎國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這個地點在今黎城東北。也有學者彌合兩說，如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中主張黎國原在長治西南，春秋時徙於黎城。兩個地點相距不遠，或許都曾在黎國境內也是可能的。

見於著錄的楷(黎)器，時代最早的是有名的獻簋(《殷周金文集成》4205)。簋的器形可看《西周銅器斷代》下冊 26，無蓋，飾有細密立羽的夔紋帶，〔1〕形制、紋飾都類似周初的禽簋(《集成》4041)，文字風格也是成康時期的。其銘文是(依原行款，下同)：

惟九月既望庚寅，楷  
伯于邁王，休，亡尤，朕  
辟天子、楷伯命厥臣獻  
金車，對朕辟休，作朕文  
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獻  
身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這件簋，羅振玉《夢鄣草堂吉金圖》稱出自保安，按當時有兩地名保安，一是今陝西志丹，另一在今河北涿鹿，地方都很靠北，我以前據之推測楷的所在，〔2〕現在看是不對的。

我說過，簋銘中的獻是楷伯之臣，而自稱“不忘獻身在畢公家”，表明楷伯是畢公別子，分封於楷。今天知道楷即是黎，我們對楷伯乃畢公之子這一點便會有新的認識。

清華簡《郟夜》，我以為當讀為《黎咤》，主要敘述戡黎還師“飲至”，即飲酒慶功的情景，參加者除武王外，有畢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即史佚)、呂上(尚)父等人，而以“畢公高為客”。飲酒間，武王、周公都先“夜(咤，意為奠爵)爵醕畢公”，這顯然是由於畢公是伐黎的主將，功績最高。這樣我們不難理解，周朝建立之後，將畢公一子分封到畢公征服過的黎國，並不是偶然的。

簋銘的楷(黎)伯是畢公之子，他與成王是同輩兄弟，如果王是康王，那就更低一輩了。銘中云“楷伯于邁王”，“于邁”意為往見，口气不甚卑下，可能即出此之故。《集成》6486 是一件西周早期的觶，現藏上海博物館，銘為：“叔壘作楷公寶彝”，“楷公”依

〔1〕 獻簋曾經修復，參看劉雨等：《商周金文總著錄表》第 619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

〔2〕 李學勤：《善簋銘文考釋》。

例係楷國始封之君，估計就是獻簋的楷伯。

繼楷伯之後，有一位楷仲。著錄中有兩件楷仲自作的器物。《集成》2045 西周早期鼎，銘“楷仲作鞏彝”。同書 3363 簋，蓋器對銘云“楷仲作鞏”，字體雄肆，和鼎銘如出一手。這件簋也在上海博物館，〔1〕蓋設捉手，器爲附耳，上小下大，飾細弦紋，很有特異之處。

楷仲還見於《集成》2729 奚方鼎，是康、昭時期器，銘文爲：

惟二月初吉庚  
寅，在宗周，楷仲  
賞厥養奚  
旒毛兩、馬匹，對  
揚尹休，用作己公  
寶鞏彝。

看來楷仲那時仕於王朝，他是否楷君，尚有待更多材料。

2000 年在新加坡東亞文明博物館展出的鞏簋，是穆王前後時器，〔2〕其銘文是：

惟十月初吉壬申，馭(朔)  
戎大出于楷，鞏博(薄)戎，執  
訊獲馘。楷侯鞏鞏馬  
四匹、臣一家、貝五朋。鞏揚  
侯休，用作楷仲好寶。

作器者是楷仲之子，銘內楷侯可能也比楷仲晚一輩。

我說過，鞏簋的楷侯應即《集成》4139 簋蓋的楷侯方。該簋蓋在日本書道博物館，銘爲：

楷侯作姜氏寶鞏彝。  
方使姜氏作寶簋，用永  
皇方身，用作文母楷  
妊寶簋，方其日受宁(予)。

上述楷侯之母爲妊(任)姓，妻爲姜姓，那麼他自己是什麼姓呢？這就要看《集成》

〔1〕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上，三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2〕李學勤：《中國青銅器萃賞》，28，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 2000 年。參看李學勤：《鞏簋銘文考釋》。

4429 師趁盥,其銘云:

惟王正月既  
望,師趁作楷  
姬旅盥,子子孫  
其萬年永  
寶用。

按《集成》2713 師趁鼎銘爲:

惟九月初吉庚  
寅,師趁作文考  
聖公、文母聖姬  
疇鼻(鬻),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同書 0745 鬲同銘,可知師趁母爲姬姓,楷姬無疑是他的妻子,這便證明楷(黎)是姬姓國,與前面關於楷伯爲畢公之子的猜想可相印證,而《呂氏春秋·慎大覽》所說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帝堯之後于黎”是不合史實的,《六韜·決大疑》說“武王封湯後于黎”,也是一樣。〔1〕

西周晚期的楷器,就祇有黎城西關村的發現了。

善簋記“馭戎大出于楷”,“馭戎”即朔戎,北方之戎。戎狄對黎國的威脅,到春秋時更爲嚴重。《詩·邶風·式微》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又《旄丘》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孔穎達《正義》以爲是衛宣公(前 718—前 700 年在位)時事,可見黎國當時已若存若亡。《左傳》宣公十五年(前 594 年),晉滅赤狄潞氏,對潞的指責即有“奪黎氏地”。該年七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黎於是復國,但其力量弱小,依附於晉,是可想而知的。

《集成》4521 簋,現藏旅順博物館,銘文是:

階侯遜

〔1〕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叁,第 820—821 頁,(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8 年。

逆作匡(簠),  
永壽用  
之。

時代在春秋戰國之際,“階”也是見母脂部字,這是目前所知最晚的黎侯了。

(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